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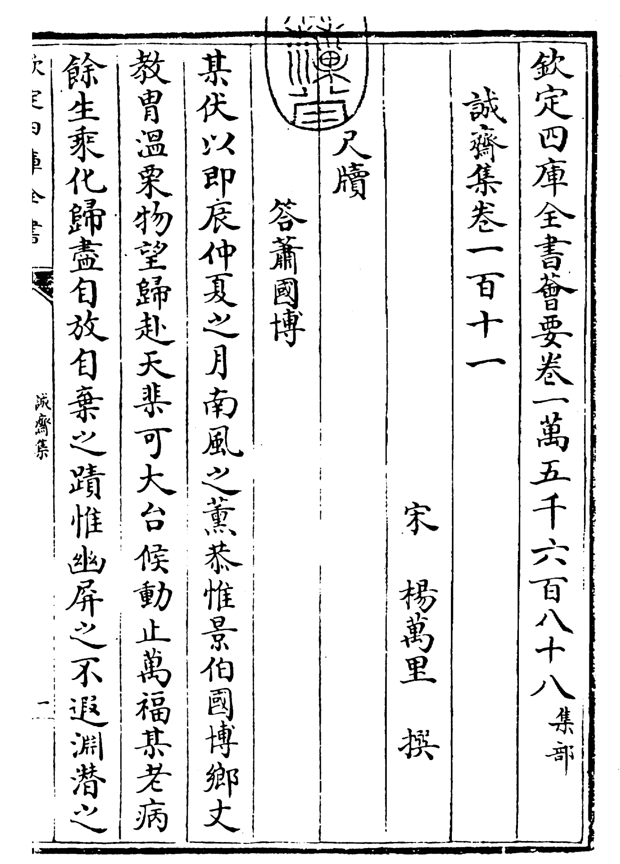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八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尺牘

答蕭國博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薫恭惟景伯國博鄉丈教冑温柔物望歸赴天棐可大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自放自棄之蹟惟幽屏之不遐淵潛之

不深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至朝貴久矣誠不自意平生故人不間雲泥之異勢不忘貧賤之素交墮鯉封之斜行寫鶯鳴之軟語諏暄凉而訪生死自視陳人何以拜此成均封殖棟幹之囿也異時位三槐問兩社者孰非由此塗出頗言寶珍之即對越西崑南榻之除以梯乎鸞坡鳳池之歸也某棄官九年回首雞聲茆店之月渭城柳色之雨久寄絶交之書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鴈峯長男長孺今兹六月又之官南浦小

男幼輿九月又之官澧浦其勢不容不東征遂子如曹大家也必不得已從其近者莫南昌若也又怯暑行冬春之間乃可作汎舟之役耳來秋次公秩滿來歸老身始有還舍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憫笑抒謝不莊伏惟財幸其恭承命戒先國太挽章靜菴記文塵封破硯蓬蠹管城久矣閔勉各紬數語以塞感意公家醬瓿當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荷荷

契家台媍即日恭惟受祉山則有之使否願承命幼輿

每蒙燕集盛禮以開其客愁而紓其旅瑣感戢不淺寄餉水芽當為君開包碾春風煑湯候蟹眼也正恐無五千卷可搜無十年讀可攪只與杞菊藜莧之腸背借一耳

答胡左藏

其伏以即辰暑雨知時惠鮮秧兆恭惟季解判院契丈容與鴛行式法大府天棐勤肆台候動止萬福蜀蒙便了啄門賜以先集已嘗抒謝小兒來歸重拜誨帖且餉

以黄草龍目離支矜之以為暑服則大勝細葛之含風
擘之以拈春酒則未減紅綃之累玉降拜珍投則百斯
感其棄官九年所待一死自分與長亭短堠永矢絶交
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長男長孺今兹六
月又之官小男幼輿九月又之官其勢不得不東征逐
子如曹大家也必不獲已如從其近者莫南昌若也而
又未能暑行必也冬春之交乎至來秋次公秩滿來歸
老身乃有還家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憫

笑都內之署相州稱圭盋嘗居之矣相業權輿不在玆乎惟珍重以須

答袁侍郎

某伏以卽辰秋已小立暑猶未退恭惟宮使殿撰侍郎尊契丈奉瑄祝釐潛天見聖身在霞外望屬寰中三神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王姥咸慶某昨日有自城中來者得報賜妙帖示教新作家人卦解義詞約理明如斧析薪如水赴壑二五兩爻尤爲易簡若棐此破竹之

鋒不數日可了此八八卦矣何必如其旁搜幽討枉却

十二年之燈火乎掎摭風火等詞皆切中二豎所居者

醫和之目那得遁疢當問聞而藥之也感極荷極易賛

敬為書一通且妄下一轉語又未知道著否晦翁可痛

孔堂兩楹遂折其一其關吾道之興喪非細事也亦既

遣人弔祭之得其子文之報章矣敢復以為朋友唁也

願言珍重即看賜環

答徐用之知縣

其伏以即辰亢陽過中高寒已早伏惟用之知縣學士
寀舊久御祥琹孝思未慭神介台候動止萬福伏蒙誨
帖命戒先丈處士銘章業已宿諾何敢固辭顧老病𢞁
軀文思荒落久矣先是此等文字多是大兒代作如錢
侍郎仲昪孫撿正之父諸銘吉州設廳諸記皆其筆也
唯莆田陳丞相葉丞相建昌張彦文尚書新安程給事
元成諸公銘詩乃平生或恩或游之至深厚者不免强
為牽課耳今君房遠出禦說去家當徐圖之或親作或

令取代未可約五日一水十日一石也幸小紓之如已
就托黃廬陵轉致差易耳即聽新除

答廣東雷提舉

某伏以即辰凛秋過中顥氣以爽恭惟提舉郎中契丈
玉節光華使星淵在霜日所映海波不興三神相之台
候動止萬福某老病幽屏死灰不燃平生故人不待寄
之以叔夜之書而庭久無退之之跡矣契丈盛德無兩
高誼寡二獨迂拂天之旆左顧釣月之灣父老縱觀猿

鶴呼舞賢者自為人所不為埜人有以致此客則否矣遣騎墜誨撫存狎至先之以東京之玄醲申之以司業之酒錢至於寳熏名果重絫照坐落英槁木頓回生意冷窓凍壁皆作春温書史襲生又辱收補褺人支賜月給其無穎士之才安能使役者見愛而不去非故人此舉則掉臂在旦暮耳多詞不足盡感之一字未見顧言愛此大業即還第頌之綴慰此老懷

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台媫即日凉秋恭惟尊尊幼幼

咸集純嘏有委不外大兒前月二十一日已交職老身就養小須小男冬間之官澧浦然後議此行其上春之間予令親伯珎近方得書過望過望

與衡州知府趙判官

某伏以即辰凜秋一半顥氣高寒恭惟判府判院新拜魚書輟從鷺序高才乃建幕府初開神天是孚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齋宿奏記司槧仰惟財幸

某自慶此生親見近世麟趾公姓異人林立時則有若

莊德之詩文時則有若德彥之勲賢時則有若從善之才氣漢之政駿唐之白賀方之徧矣今又側聞判府判院妙齡嶄然卓詭絶出揮五色筆艸三千牘掃千人軍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卓犖光映千佛名經之中鳴弦壯縣則如桑下之馴彩雉分月名城則如竹西之寫烏絲晚登春風玉笋之班已藹秀出班行之譽翩然厭直自詭一麾清氣開衡嶽之雲高吟動湘江之水借日遠民之福其若海内之望青規紫禁式遄其歸子淵所謂

可倚而竢也其老病幽屏姓名不至朝貴之門十年矣

天誘其衷中男次公幸得走趨大府牛馬之下陳因之

修敬惟一攬而擲棄道旁云

某惶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閎王姥即日秋清恭惟尊尊

幼幼受祉山則廬陵有可效老眀之役驩以承命

某惶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云初殊未更事幸得充員

衡之安仁監税仰事仁賢之主人所謂人各有一天也

幬以慶雲照以德星霑以膏雨含魯何適矣不勝舐犢

之私仰瀆聽衡之公無任主臣

答南豐陳宰

某伏以沆碭過中高寒已早即辰恭惟判縣學士契兄三月報政千室載歌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上記以謝先施未見顧言愛重不貲之業對越選表之除至望跂跂

某間者濶焉久不聞問懷賢念舊一飯無諼遣騎墜誨再披三讀恍如瞻清峻而聆淙琤也鳴弦幾何時而學

道愛人之聲與風俱來以儒飭吏故應有此不敢望於他人者耳其老病幽屏道旁之櫟過者不顧故人相存之意誼風癝然足以追舊俗而回之感嘆不足抒謝不莊悚仄悚仄

其再拜敬問契家王姥即日恭惟尊稚受祉山則有委不外大兒長孺前月二十一日已庀職南昌小兒幼輿咸陽客舍每辱臨存尤感故意之長也諸司惟俞漕甚厚今納一書因便送達契兄何待於此餘皆無一日雅

頒貺麗參至感𦁛筆二十枝聊伴空函匪報也

與俞運使

某惶恐白事故人南豐宰臣通直名與先人同從從閩從市文學政事加人數等所至吏畏其廉明民咏其慈惠其與渠乃翁中書舍人安行兩同朝著情誼如骨肉父子交游二十餘年此郎今宰劇邑盤錯根節衮沸湯火墮男其間不敢不勉然非外臺獨有之天幬以慶雲庇以萬間涵以滄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某敢以為託渠今歲季夏

方庀職耳三月之間已有美聲年歳之間必有可觀恐差次部吏此郎得在門闌桃李之下陳不勝幸願之至

與羅必先省幹

某伏自先幹文直閣過普州之後久不得書去歳十二月入城見益公云仲憲十月一日不禄聞問驚悼涕泗交頥不知到官幾月竟以何疾而終天文丈人三子十一孫惟先丈仕宦方將光顯而遽罹大故吾親萬里護喪經灔澦出巴蜀歸瘞里閭不使其父為旅櫬客魂千

辛萬苦歷盡艱險可謂大孝老懷忽聞未歸悲喜交至歎重歎重久探無消息昨日得季周報老疾之身久罷慶弔一二日間當遣幼輿奔慰先此奉唁且致薄奠更宜節哀以終大事不悉

答羅必先省幹

某啟清曉已專僕奏疏馳慰尋當聞達行李交至伏辱手筆赴告披讀流涕不勝悲愴護喪遠歸已即宅里又為之喜也即辰秋寒云初緬惟息肩小憇孝履支福乍

歸豈無可委裏事有地有日否京丞相親與某言渠家上世皆用浮屠法莖之水火每歲寒食只來江皋酹酒三爵焼紙錢數束即是上塚而京文少年擢第致位左輔可以見郭景純風水之説繆矣景純自遭王處仲所殺子孫亦無顯者而後世猶惑於不識字之山人仲謀价卿屢遷考妣暴骨再三以求富貴反招短折之罰老夫家中三世窮儒並無風水願勿泥此不悉

答本路安撫張尚書

其伏以即辰一雨既霑顥氣初爽恭惟判府安撫華學
尚書聽履星辰移次翼軫元帥崇崛上流繁雄五月政
成三神慶集台候動止萬福列仙之嵈受祉妶兆其老
病罷甿受一廛於二天之下齋宿奏記孔夙不莫而皃
輩未行之間誨函已從天而降矣宜先者後宜和者唱
挽天河傾東海不足以諭此怍也惟老牛舐犢之私仰
恩氷壺玉衡之清退而省焉謂借不速戾於至公亦當
見笑於大方敢圖仁教答賜恩書垂華星而落雲錦諏

茹煩悉撫存劬愉先之以不忘于湖膀尾之陳人申之以尚憶蹇叔坐上之半面夏諺謂貴人多忘始亦信之今其然乎否也大兒學製之初當此巖邑微仲尼上律之天幬之在上子美突兀之屋庇之在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來誨諗以舊令小縱胥輩不聳聊致詰政使承後者省力父母昊極之德何以尚此其與老妻相語府公恩斯若此深厚感甚至泣也至於其不才多病之身一生寡偶幾覆車於太行沈舟於吕梁知難而退棄

官九載納祿再期寒士仰此五斗豈願尚幽獨而取高
譽辭實福而要虛名哉先人門户日就壞隤已既不仕
而其子亦可以不仕乎於是驅其三子而皆習為吏非
父驅之也饑驅之也不然孑孑老身煢然獨臥空山豈
得已而不已乎大兒察其素居無聊於是投其隙而進
迎養之說其重告之曰汝則順矣其若以身累人何汝
獨不聞夏諺所云乎中人十家之產寧日增一斛麥無
或增一客汝既竊祿於使家矣又挾而父與而母以狂

是能為主人增麥而及增客也可乎父子既似柏山之鳴每念此兒之請雖不忍拒亦未敢從也不知此聲胡為已上達大帥之衙聽乎得兒書云尚書面命之曰而父肯來西山南浦皆有光華及讀來誨則又曰江山寂寥久矣一傳先聲下至草木魚鳥皆喜色又聞有傳台意者云將肇脩方伯連帥之職加待之以末至客右之禮蛙廩鶴料亦與繼粟牙檣錦纜亦與浮家葢父子窮愁之所願欲而不敢請者我主公皆逆探其心而不靳

其賜矣如是而不感如是而不就則木偶人而已耳少男幼輿方為裝以赴澧之監河將以良月行姑候其行然後老夫婦之行期可卜日也嗣當詳告大兒并奏記以聞焉先此以謝恩意之辱不勝大願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以福祿四海云

答謝提舉

某伏蒙墨妙一訪生死慰於萬命戒先尚書家傳某何人敢承授簡又有韓柳之擬尚書固不減柳文若名德

柳何望回至於某尚不足以充柳之衙官筆吏而況韓

乎不敢當然一生學問文字之交四海才四五人耳丙

尚書為最所命不應讓但作傳之説若作家傳則家人

子之任非外人事若作史傳則合於今上慶元元年

日歷中某月日書云某官謝某薨之下書云某字某臨

江人也云云如某脩孝宗日歷作張魏公欽夫李壽

翁三傳是也今某閒人豈敢作私史以抵吏議乎墓銘

神道碑惟命

其間者濶焉久不聞問遣騎墜教披讀三過喜如之何

答虞知能

蒙封示文直閣萬金之書寄聲於其商畧所書令祖雍公言行欲以議襄陽兵事冠於篇首恐未可也篇首正當書紹興辛巳江上督師一戰殲渠魁國之再昌舍此宜無大者若道辛卯襄陽有警本路帥漕戎帥請發兵而雍公不許妄動卒無它虞此特書之篇中足矣未足以冠篇也文丈又謂其文名雍志此又未之前聞也前

輩文集中止有曰墓曰銘曰表曰神道碑而已今創名

曰雍志此為何等文書乎恐傳笑文士而後無傳也某

今所陳者文丈如曰不可則願請儒宗文師一代大手

筆者為之某當再拜而避也

答建寧府傅内翰

某伏以即辰顥氣彌高積霖小霽恭惟判府徽學内翰

報政代蕃易鎮河海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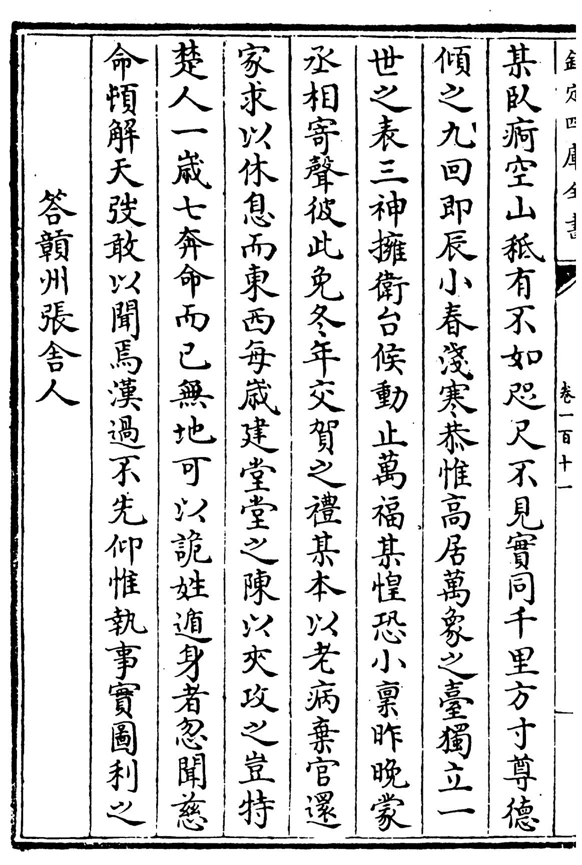
歸歟待盡云耳山徑不與東西行者會鴈亦不我過也

欲湼一字其道亡絲獨有人甚遠之歎遣騎墜教字垂爛星語洗晴雪忽覺致身李中丞之側喜如之何家集拜賜三世文獻一朝快睹矧南宫望郎與游深厚懷知永肩讀二三策未竟而淚落不能收也玄穎既佳又懊學落思軋無所事信十襲挂壁時一敬仰思王公而不得見王公之所寄則如見王公焉占謝未詳顧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用畢能事

答泰和阜宰

其病身無偶搔首忽忽偶聞剥啄柴扉者攝衣出問則
詩家者流寄聲訪問生死者披讀驚喜即辰良月初吉
積雨小霽恭惟士直西昌大夫契丈恵化告成爲裴王
覲借留不可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送似快閤新刻
真蹟得未曾有鉅公衆作偕來多荷多荷徽惡語輒注
三絶句山谷有靈當笑小兒强解事也抒謝不莊竦仄
竦仄

與周監丞



其臥痾空山秪有不如咫尺不見實同千里方寸尊德傾之九回即辰小春淺寒恭惟高居萬象之臺獨立一世之表三神擁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惶恐小稟昨晚蒙丞相寄聲彼此免冬年交賀之禮某本以老病棄官還家求以休息而東西每歲建堂堂之陳以夾攻之豈特楚人一歲七奔命而已無地可以詭姓遁身者忽聞慈命頓解天弢敢以聞焉漢過不先仰惟執事實圖利之

答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小春淺寒苦雨未霽恭惟判府右史舍人
尊契丈朞年政成二天化洽兩路披睹上流靜波神天
寵綏台候動止萬福某臥痾山墅意象盻昏騎吏打門
王字下墮思賢新記儒㷀古詩聯翩而來珠流璧合七
言雄偉讀之慨然起封狼居胥之意古文雅健覽者究
然逼真柳愚溪之作崆峒曉日之光章貢秋風之清忽
下照蓁䕌之門吹盡冠之埃也至棠蔭丹筆之語尤足
破陰陽家流之邪詞解鬼神癋泣之大惑有功於後學

丕變於流俗不少矣恭承命戒記章貢道院或賦某學
落思涸何敢授簡長者有命又不容固辭當款款擬呈
别遣人來送似求是正也許為築三徑小亭甚榮第小
圃偪仄無地可頓去大江二十餘里取材為運覔勞人
費財切告賜免此心乃小安耳下稷天氣頓冷嘘呵涷
指推謝不莊仰惟洞視

與林總領郎中

某惶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輿愚騃不才初習為吏充員

澧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迺獲趨事使星卿月之末光不勝大願敢祈幬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美萬間之屋訓迪之挈攜之全度之有萬斯幸再有禀白先是上狀嘗以澧推吳承直璪舉及四員政欠職司合尖一章仰干台造乞特輟今年下半年或來年上半年一京削以成就其改秩之榮更祈早賜剡發至懇至扣

與江陵府楊侍郎

某惶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輿愚騃不才初習為吏充員

澧之憖利税官適有天幸乃獲趨事詩書之帥不勝大願仰祈幬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少陵突兀之屋訓迪之挈攜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醴陵錢知縣

其伏以即辰苦雨未霽殊妨斂藏恭惟文季知縣國録契丈朞年政成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王姥均慶其老病侵加懸車待盡無足談者君子學道則愛人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醴陵之民一何幸也廬陵今秋雨

月不雨兩月連雨前日大田可縱燎今日遺吏又生耳
矣潘縣歲事定復何似小兒幼輿之官澧浦寄徑提封
敬令一拜函丈願扣囊底書以振德之所祝愛重大業
拭目璧水蓬山之際

與澧州趙守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積霖新霽恭惟判府太中幕府
肇開高牙乃建民咏何暮化孚崇朝三神具依台候動
止萬福某移病引退埀車山藪亦藉芘寒色正之末光

旁燭之也千里而遥何從晤對顧言寶珍龜玉翔集孔鸞桑隂未移天子有詔

其竊觀近代人物眇然獨瓌奇特絶之產過半出於帝家之瑢源王水是殆有相之道時則有若判府太中用周室釐定棣韡之英漢宗鴻寶苑秘之彦而挑青燈磨破硯着鵠袍與四海九州之窶子鯫生角雕龍鏤冰之技於饕餮爆竹之場取先羣雄闗其口而奪之氣顧不偉哉至於鳴弦歌有學道愛人之去思分風月有驥足

未展之嘉歎澧陽文獻是惟屈宋指瓊折瑤之窟宅也
橘頌衣鉢今有傳矣褰帷屬爾而今脩於庭户之間人
自得於湖山之外信矣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者耶敢以
為遠民賀併以為江山賀非為執事賀也
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駟馬高蓋之門閭風方壺之姥
即日冬初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姟兆某惶恐有稟小兒
幼輿愚騃不才試吏之初適有天幸乃得走趨仰事宣
州仁賢之主人真所謂人皆有一天者某不勝大願顧

幬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突兀之屋訓告之挈攜之震風凌雨今知免矣

答吳節推

其屬者便了送花之歸囊篋細歳之報語在前書矣即辰若雨未收恭惟景隆節推學士尊親以賓賛之良兼守貳之重神介台候萬福親家玉媄均慶小兒幼輿之官監河得託懿戚之庇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也何俟多囑唐憲文字再趣之矣

與葉樞密

某伏以即辰積雨新晴六合清朗恭惟觀使大資樞使相公珍臺閒館皋伊冠倫御風騎氣松喬擁衛鈞候動止萬福某伏自昔歳吴推遣使了詰福唐因之奏記及其還也報以雲錦之書華星之字此惠已私多矣而又餉以荔子石巨之珍芳紅綃玉膚光映冰盤江風海雨寒入牙頰埜人藜莧之腹人世煙火之腸坐覺三洗而九滌也榮感欲次骨矣先是鈞樞台鼎小移大府之躔

橐兜戟轟縣斲作三山之行竊意皇上未察必謂是役也周公分陜行且式遄其衮衣裴度鎮洛方將注想於元老不晤其假此以釋寵榮翩然而還里第也某不勝主臣敢有白事頃者不度分守僭以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璪舉員踰七望八已三員輒仰干造化乞賜鈞播即蒙千金之諾以來歲上半年京削收錄之且頒以照牒矣今茲嗣歲至矣再遣使了駿奔以請奏牘一類文書敢以給畀此僕以歸有萬其感抑過於某受此恩也

今晨始霜病指欲墮噓呵凍筆墨淡字欹皇恐皇恐牢席虛左以俟我公之歸告廷風雷四海傾耳

答隆興府黃倅

某伏以小春淺寒積雨初霽即辰恭惟判府太中年家丈共理帥藩同宣皇化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不敏致敬小皐死罪死罪未見君子願言愛重大業即登春風玉笋之班

某幸甚辱在先大中龍虎榜之末陳簡若姓名之下如

五緯天垂四嶽玉立顧公出我處相斷不逢庸非咄咄
怪事耶台座挈國躋民之業敲金擊石之文挾斯具遭
斯世干青霄而直上凌太空而徑度宜也顧俯同濂溪
之集章貢定而來淮海何歟將西山之英東湖之神俟
吾壘鄉臨之求偉詞俊語湔祓落霞秋水之寂寞歟
其老矣而大兒有迎養之請大帥移寵招之書倘負薪
小愈尚堪力疾一往則見賢人傳賢書天其卒相儂家
歟而尺素脩好乃辱其長者先施焉薄雲之誼篤矣榮

馬之殿恒矣負荆之謝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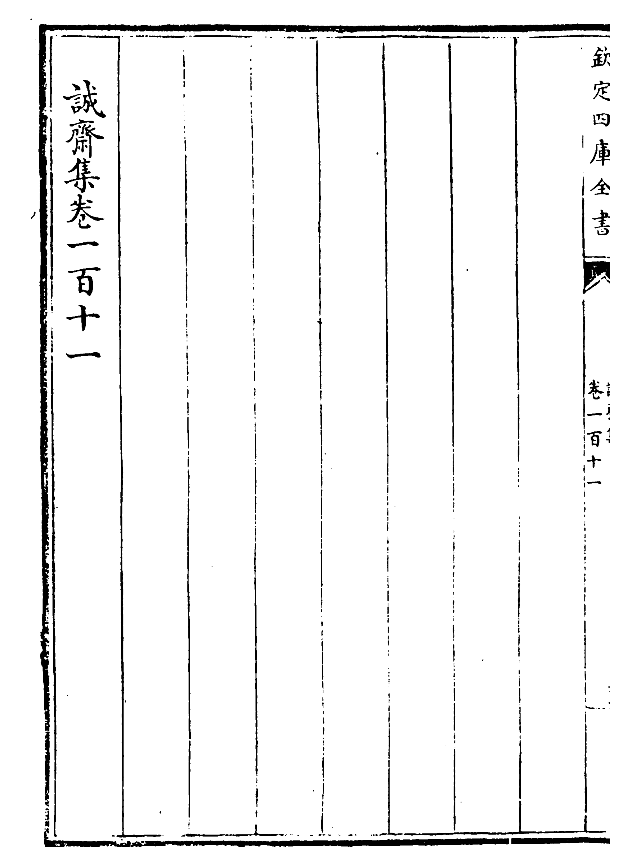
其惶恐再拜敬問年家神清台姥即辰冬寒恭惟尊尊

幼幼受祉姟兆有廬陵委頋畢力其惶恐賤懇大兒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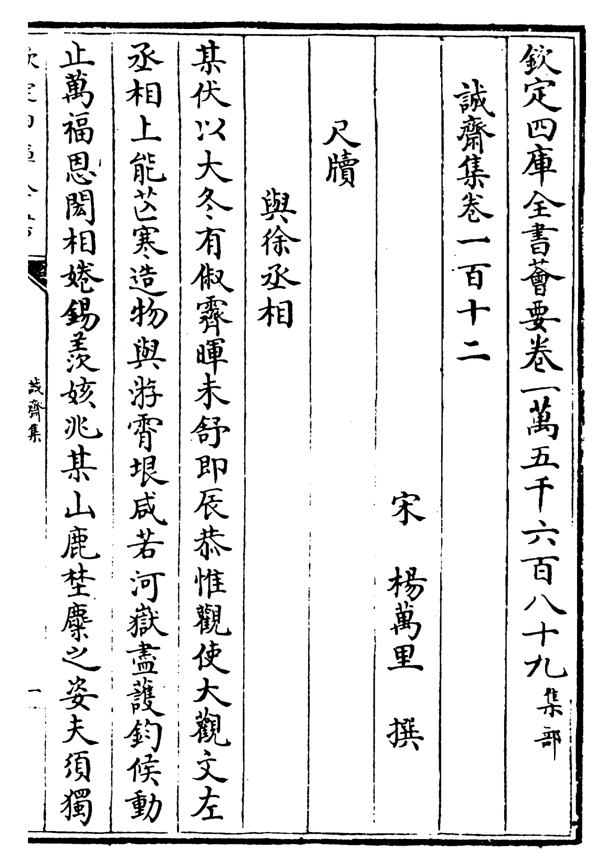
孺愚騃不才冐試制邑適有天幸得趨事介師之下風

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敢以此自歸於門

下惟二天覆露而全安之



誠齋集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九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尺牘

與徐丞相

某伏以大冬有俶霽暉未舒即辰恭惟觀使大觀文左丞相上能芑寒造物與游霄垠咸若河嶽盡護鈞候動止萬福恩閎相婘錫羨姟兆其山鹿埜麋之姿夫須獨

速之生耄矣病矣已矣於身外事於人間事恍兮如隔世矣猶有痛掃溉而不除者胸中一點耿耿感激投分之意氣不侵久要之然諾雖欲如寒灰之不燃槁木之不芽病未能也而况埜人之塊辱在化工大鈞之播寸草之心未報陽和三春之暉是可忘也孰不可忘也然雙鯉尺素之敬有虛目於中涓千里命駕之約竟寒盟於載書不知肉黄頭白着高顚隱坐則有垂釣之偃行則有可笑之躄而然耶抑亦石齧我趾龍覆我艇陸則

有犖确之徑水則有洶欻之濤而然耶每一念之未始不作惡數日也若夫清風明月必思玄度高山景行獨仰仲尼皇天后土實臨此心側聞相君潭府與珠履落之久矣東望佳氣想見綠埜之堂碧瓦拂日翹材之館華裾織翠獨樂之園花竹秀野反顧荒傖曾不得羣燕雀侶龜魚於上下曳長裾彈劒鋏於前後良可憐哉廬陵自七月十三日不雨一行槁乾至九月一日大田可以縱燎自九月二日雨一行霖淫至於今日遺秉又復

生耳余生逢此咄咄書空坐待土銼之不煙塵甑之不粒也老瓦盆甖藤尊不待寄嵇叔夜之書而鄭不來矣三衢歲事定復何似丞相袖中有作霖之手而小靳於九州四海獨不可貤及於鄰里鄉黨乎專走便了奏記東閣聊無一物可以伴黃耳者竹萌五十斤人面子乾餘甘乾各一十合晉越贅諸邊人真所謂埜人之美芹子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惟不摽而出之大門之外有萬其幸天扶柱石人傒盥梅可不寶之珍之愛之重

之以答揚其意耶以公歸今之雅尚能為聖世賡載之

再與徐丞相

其屬者專僕奏記恭相聞達茲復賤懇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璪頃蒙鈞慈頒照牒舉辛酉年賜上半年改官親民任丞相一倡羣公並和今得舉主四員矣嗣歲且至渠今遣僕奏記拜請奏牘一宗文字敢祈鈞旨頤指典籤特賜剡發以授去僕以歸有萬其感恭惟如天之恩其實並受之

答新車輅王判院

其伏以積雨新晴六合清朗即日恭惟子林判院鄉友歸軒錦繡待綴班行神介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恭審錫綸言於殿墄除州府之户郎寄徑于斯亨衢有道惠我無疆言之不足寄贈潭帖古碑臼燭皆清且佳敢不重拜惟為斯文自愛當有夜誦子虛者

與衡州陳通判

其伏以即辰景迫凋年霜酣日霽恭惟判府太中分月

湘江開雲衡嶽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侯動止萬福其不憖耄及慕用下風吉蠲頡泓徹名謁者邈未瞻進賢之冠輒進保金軀之頌式竚驛呂怒飛鴒行其盍嘗究觀近代人物之鼎盛莫三山若也而鼎盛之中萃乎冠出者孰居太丘子孫之右者前有兩博士之制科後有一樞相之斗魁磊磊相望日杲星垂宗不乏人執事以撐霆裂月之筆收片玉一枝之名清風震山游刃破竹年甫强仕而聲已溢世昔人謂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

以展僕則謂雖治中別駕亦未足以展執事也然東坡

倅杭濂溪倅處在二先生則為遇也已顧不為兩郡江

山之遇耶僕是以不以衡湘為執事慶而以執事為衡

湘慶今人恐未知耳若老朽之人方幽屛待盡猶及見

執事之蜚鳴也及今相聞獨不可乎惟執事財幸

某悚息再拜敬問台閫玉媲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

山則有廬陵委頋奉承之某惶恐僭有至懇中男次公

不習為吏自試譏征適有天幸乃得走趨服事于旗纛

旄麾之下親炙薫陶于宗師道德之側抑謗有之鄭渠無旱畆崑山無礦土前之説以徼恩紀之究後之説以勾樂育之恵惟執事垂意焉

答范監税

其伏以凋年受代嗣歳來歸即日恭惟判院直閣契丈新除近天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間者濶焉久不聞問乃心尊德無須焉置忽覽誨帖驚喜不勝恭承來諭知先集刻印行矣僝功將有分賜於埜人者病眼作花苦

無異書以金篦之日徯此賜如饑腸雷轉而望腼踏如渴肺塵生而須危露也未見顧寶珍大業立俟明庭孔鸞之集

答贑州張舍人

某屬者行李還返因之奏記以謝嘉恵且一再思以妻姪羅縣令瀛為門下薦乞特輟今年上半年首章京削以為破白之舉兹辱遣騎墜以玉字之書諗以金諾之實大帥之橐𢫫戟纛曾西柄而春風已先到河陽之桃

李寵恩特達何異老身之親得出于其門也多言足以寫中心之感官壺拜賜臨行遺愛而不忘一埜人況十邑之甿乎書吏續食併深銜戢餞行二詩别紙呈似依依知己之意抑亦見姟兆之一端云

與湖北傳提舉

某伏以即日自元至人猶寒巳暄恭惟提舉寺丞登攬霜清寒采獄動百吏震叠羣黎謳謡天迪神保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肅九頓首奏記謁者仰惟財幸其半生漫

仕十里九山常摧輈馬顧獨有負恃而矜喜者不曰盡
交天下之名勝乎而其尤者則未有過於草堂一家之
父子兄弟間者也初與侍郎公同朝一見如舊相識繼
與郎中公同朝立談到金石處最後與内翰公在朝則
遷羽在外則合符僕之於執事事契似不薄也然有遺
恨者識機未識雲覩元方而未覩季方也搢紳先生曰
執事詩似父似兄德業節槩似二祖其氣亦宜過之無
不及也而尚乗孟博之車董壽昌之庚宜乎否也惟執

事小須之時有求于執事者非執事者有求於時也某老矣病矣已棄人間事矣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言天下之事矣然猶惓惓於執事而不能去者詩人不云乎空餘見賢心忍渴望梅嶺執事幸無忽

某惶恐再拜借問列戟拂日之門安期羨門之姥即辰恭惟由尊及稚茂介春祺某也里屋庸居無一事可以效牛馬走之役者願承命戒其惶恐致敬之初不應及其私抑聞之莬彼柳斯鳴蜩嘒嘒言大者之旁小者無

不容也第三男幼輿騃不更事初學為吏今充慾利監稅之員適有天幸乃獲走趨服事一世之先生長者謗云鄭渠無旱晦崑山無礦土前之説願以徼福繡衣使者霞露之恩後之説願以沾匄巨公教育之恩惟執事恻之

答本路彭提刑

某恭承使華賜以誨墨發襲六為七之學摛騈四儷六之詞如遺所尊豈僕敢拜敬以歸納仰乞賜知趙戶荷

領略欲見職令之辦渠于台造旦夕必自呈爵里也其
惶恐復有至懇南昌令長孺乃某長男也不才試邑適
有天幸乃得趨事繡衣之下風敢祈先生長者賜以萬
間廣厦之庇或他時考察所部官吏之殿最願沾巧薦
墨之膏潤寒士寸進繫此一援手千鈞之巨力抗之則
九垓之上棄之則九淵之底惟仁人動心焉不勝祈扣
深切之至

答臨江葉守

其伏以維仲之冬積雨新霽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流化名城朞年報政民樂豈弟天迪忠賢台候動止萬福今兹書雲舊絢迎日舒長陽氣潛萌君子道長裒對小至瑞慶大來其以國邺不敢哦烏烏拊缶之音為巍巍大厦之賀反勤長者勞之賚之天落雲錦之書月對華星之字三反九復清風襲人又重之以縹玉之酒金槳之醪先薦屏攝洗琖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薤沙洛之酃醁程鄉之若下風味勝絶何必減焉冷窓凍壁頓

生春溫有萬其感契丈以石林先生之聞孫祥刑使者之賢子芝蘭玉樹趾美前芳文學政事兩有家法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風自北而南洋洋盈耳也秉此一陽之復遂膺三節之召徑登春風玉筍之班其也葢日望之高葢列棨之門安期羨門之娩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豈無一事可以效牛馬走者驩以承命

答本路彭提刑

其屬者上記以謝剡薦羅親之恩蓋出于聞而知之也旣而羅來訪具能言契丈所以延竚者甚厚旣飲食之又餽贐之又命舟以載之其擾清治端不少也愧感何以已茲蒙遣騎墜教申之以名酒之餉兼以石刻且辱妙句寵和壓倒倡者拜受有萬其感舊苦臂痛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于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請女壻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答萬安趙宰

其伏以即辰至後景長積雨小霽恭惟載道知縣朝議
契丈鳴弦政成民咏惠和神勞豈弟台候動止萬福近
新進奏判院曾仲卿相過極談龍頭書院絶境江鄉未
有恨不得飛墮其間觀文物之盛也兹蒙遣騎隆教有
霜柑黄雀山藥之餉厚意所臨拜受珍感舊苦臂痛偶
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
敬請女壻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答隆興張帥

其恭承緘翰縈繭重以名酒旨多洗琖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薤沙洛之醁酃程鄉之若下視此風味之勝絶何必減焉榮感之衷已奏記抒謝矣別紙又勤覩染華星之字煖律之詞燠休狎至連雲無栖病身莫寄而嚴鄭公之眼獨為少陵埜老而青焉窮途易感不知老淚之沱若也小男幼輿前月二十四日已之官澧浦之監河矣而天寒旣降老妻有小痼疾怯寒特異待春微和當議行期也

答福帥張子儀尚書

其伏以即辰書雲蒨絢迎日舒長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尊契丈台斗祥光詩書元帥威惠允洽天人咸若裒對小至瑞慶大來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六月聞新安福林簿侍問來自三山云有歸者某因之奏記以賀建牙且謝戢纛出脩門之日賜書告行其中稱其與徐達書酷似柳子云者今蒙高誼不遠千里遣一騎寄雙魚驚喜披讀乃知此書未達何也契丈幕府肇開曾幾何

時而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已與風俱馳與川爭流君子時雨之化儒者德風之政故應如許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而來教乃謂自今似之官之後頓起歸歟之興何也西京之韋父子丞相本朝之呂大小申公公家先正大參禋靈在上門戶之責不責之賢孫而誰責也契丈勉之頎睨羅池蕉黃漆園縣䖍君謨水蒼之銙鍊師蛱蝶之羅歲時雜記又得異書此異睨矣降拜不勝感戢之至辱問近詩今有山居雜興二十四絶句

謹錄呈似未見君子願言珍重乘此一陽之復遂膺三
節之召先之以世官申之以韋呂旦旦望之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王姥即日亞歲令節恭惟尊尊
幼幼受祉山則大兒長孺近七月庀職南昌縣事中男
次公去歲仲冬庀職衡之安仁税務小男幼輿前月下
澣啟行復澧之慈利税務仰蒙諏及故禀有委願承命
戒

答贑州張右史移廣西帥

其今月十一日已令書吏龔世榮持斐然之文呈似矣今辱遣騎下教乃十六日之書蓋兩不相值偶然參差耳計程當已上達也恭審帝謀元帥公應疇咨旨玉虹翠浪之鄉建羅帶碧篸之纛恭惟懽慶其僣有至懇妻姪從政郎靈川縣令羅瀛既冠收科能文政幸得仰事詩書之帥敢乞先生長者特輟慶元七年上半年一京削為之破白之薦一經拈出諸司之和不翅其受此恩也拳拳至扣

答臨江葉守賀年

某伏以即辰自元至人猶寒已燠恭惟某官朞年而化千里而謠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黄冠埜夫又逢獻歲遐想畫戟森衛華裾如蒽躋彼公堂稱觥介壽隔一帶水罔克駿奔寸心悄然獨有跂跂乃特蒙行李墜以玉書慰存劬愉訪問生死三肅使者感榮萬斯占謝匆草何以報德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先賦是詩以為善禱卿月昇金掌玉春度玉墀後賦是詩以為善頌

云

答隆興府張帥

其伏辱專介疾馳中宿而至手札下逮累百其詞報以大兒屬疾之詳既遣和緩以視之又委斯立以生之曲折指縱戒以持重朝曛間反復商略家藏萬金之良藥輟以餌之古人三年之宿艾訓以炷之小變則為之蹙頞小退則為之解顏竟與起死可謂更生蕞爾小官愛若己子燾載鞠育之恩何以尚之奉教感泣以喜以悲

亦得大兒親書報以小愈惟是銜恩戴仁不知所報亢
回之草顧印之龜未慊由衷之萬分也以謝一二仰惟
照省
某恭承行李押至恩書單傳將命兼程而駿奔及門者
弗越于信次先諗之以兒疾之小愈申告之以兒體之
復初深惟生死骨肉之恩私彌覺河海華嶽之淺鮮何
以論報莫知所云當今此兒效死門下抑折骨絕筋而
後已奚服箱歷塊之足辭雖不足於使令最僅能執筆

抒謝以後矣不勝主臣

與湖廣總領林郎中

闕　　孔

邇恭惟離慶其小綏脩賀乃辱相先遇以三子皆出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臂痛復作自此恐與管城子永絶交口占刀筆吏抒謝併伏大貸

答安福徐令謙亨

某伏以即日至後晴寒恭惟安城大夫徐君執事惠化

宜民廣譽旁達有相之道台候動止萬福其生無他好而惟文詞之好顧近世古音絶響久哉談學問者薄之以為技鶩儷偶者殼之以為淡於是退之之五弦可薪而南豐之八珍可屏矣誠不自意彭蠡之濵有執事獨奏人之所莫奏而味人之所不味頭白肉黄之叟竊伏林下聞其風而悦之豈不屬垣其霖雨崩山之遺音染指於函牛獻黿之惠饒哉大兒長孺曰翁嗜之兒有之當奉翁唉也斗藪敗篋未始云獲而大瑟中琴山膚海

錯畢陳於前矣滿聽清鏘大嚼雋永何其竒也又何其富也如論盜書見憂國之逺圖如總壁記見勤民之深惻如吾畫記續愚溪之斷弦每竊嘆惜古文其遂息矣延斯道之光以炳來者不在執事其將焉在楙之竟之進而益進其又有弘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吉水為甚且如貧家歳收鄉米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户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户可類推也恭聞使司移文委本州趙倅同吉

水宰秦鑑和糴米二萬石此聲一傳民戶駭愳若乘去
秋八九月米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而使司之命
乃十二月之命今民間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糴乎萬
一州縣奉行則號令必峻追逮必急穀價必倍民食必
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下燭民瘼特與改命速行住糴
則一邑生齒免轉徙他邦捐瘠溝壑仁人如天之恩何
止活千人而已秦宰有公劄子來求某一言於使臺併
以呈似

答經左史張舍人

某恭承一介行李墮八法親書寄以三碑拜受竦感適此小溪驟漲春雨斷橋亦無柳陰之小舟可以利涉者而又楚人蝸牛之廬門不容轍巷不容軒元戎小隊橐兜拂日斾旌降天前茀所次羅闉所呵將於何以頓之得免照臨乃幸乃荷草草抒謝十分未見其一端也茲靈川羅令瀛已荷季諾賜以禰章敢望終惠

與周丞相

碁累得謝幹峴書云丞相許為其先碑題葢今此文已
就敬季陳情特以呈似文有傷理有避礙有害辭者願
即塗改復擲還此本當一一師用先是石人峯詩仰勤
妙跋詞藻滂葩源委洞徹盡發曹劉李杜未覩之秘觀
者以為碁之詩真足以當此不知老先生眼力到處胸
中藴此一段詩評久未吐出特因碁而發故借石人峯
以裝鋪席如子美之黃四娘退之之毛仙翁東坡之雲
龍山人半山之方仲永耳所謂周子之兄之前不得談

莊生之化為蝶也荷荷長孺次公幼與前後皆拜薦稱之墨三子之免且有寸進之望矣感恩豈有涯哉

與淮西韓摠領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去年為甚五月大水自六月不雨至於九月幸而間有陂塘車戽者救得三五分而十月一雨連五六十日高者生耳下者為泥土且如貧家歲收鄉米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以一葉知秋也屬者恭聞摠卿

曾丈行下倅廳收糴米七萬石趙倅及州民上下悯恩
不知所出趙君即具公文乞行蠲免適有天幸而台坐
肇新揔臺之政仰蒙特免其半此恩不貲州民始有更
生之望然此舉若乘去秋未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
者今民間旱後入春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須萬一尚
糴其半則州縣奉行號令必峻追逮必嚴穀價必倍民
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未忘舊部之民特與改命
盡與蠲免則一郡生齒免轉徙他邦捐瘠溝壑仁人如

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趙倅以其受門下知遇不淺來諉其為邦民一言有書來囑敢併以呈似

答吉州趙倅

某屬嘗奏記仰干使聽給牓約束水利事特蒙報教其應如響一鄉之民鼓舞恩紀何必減子虞茅魁之謠不寧唯某一家耄稚之感恩而已兹領誨帖命戒韓揔領免糴之書尤見勤民之仁心某亦受賜一人之數聞之距躍三百驩以奉承敬以呈似覽畢望順指書吏緘而

獵之幸甚

賀本路俞運使赴召

某今晚得邸報恭審契丈膺受璽書徵還金闕即傳除目遂冠從班恭惟驩慶某辱在與游之末其喜其忭尤在人先老身遠跡欲送南浦其路無繇敬哦唐律兩章以餞班公登仙之行惟一覽幸甚

答湖北趙主管

某昨蒙維舟江湖迂轡山墅猿鶴鷺喜泉石焜燿老病

之人何榮如焉伏承誨帖加遺少失元直之藥四客卿三墨兵一周栗誌拜受至感徵小詩今以呈似諸公牛腰併歸行李

與湖北唐提刑

某屬者一再奏記尋當徹聞茲復三瀆未語先忸伏自台座未登攬之初嘗亟以親戚澧州吳推璪爲薦亦聞進拜即辱異知稱賞其才而歎惜其淹許以論薦而告以少待此意已不皆矣然諸公間皆薦人來北海門中

極知區處不易今則上半年文字已不敢希覬矣其亦
豈敢咄咄相逼耶吳推秩滿近在今冬考任過足已有
舉主四員所大闕者所極際者正患未有職司與合尖
之章也二者之恩舍門下誰適者代者今夕至則詰朝
秣其駒矣嗟呼殆哉岌乎其誠不識好惡干控萬告欲
望台座特輟今年下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吳推一生
昇沈視此一舉豈惟吳推感此帱載生成之恩其實並
受之諸公所薦多有初到任者似未渠晚也意迫詞危

併祈未督過之尤幸尤幸

其恰作此書間忽得大兒知南昌縣事長孺遣人來報云小兒幼輿誤蒙異顧特招入臺甓攝幹官老夫婦聞之驚喜伏自惟念非常之寵不肖之恩孺子渺然何以堪此連雲大厦遂得託而棲九里洪河遂得挹其潤豈不謂之如天之福哉更望先生長者教育後進訓迪其所未能涵容其所不逮終始芘蔭而全度之不勝大願

答吳節推

其昨晚長孺遣人遞至手誨諭及唐憲文字事冰民之子蟬翼之力不能成事至勤再三今復往唐丈一書就令南昌人持至武陵憲臺投下却請澧浦奉報仍批戒幼輿令時復一提之也懇切之詞不遺餘矣後欲復作蔑以加矣其濟與否非所以及矣公幸察我公幸恕我花皆奇品千葉無贗第石門劉氏二株皆未見花枝葉一色二種也去秋來書云二種非也

答新淦縣鄭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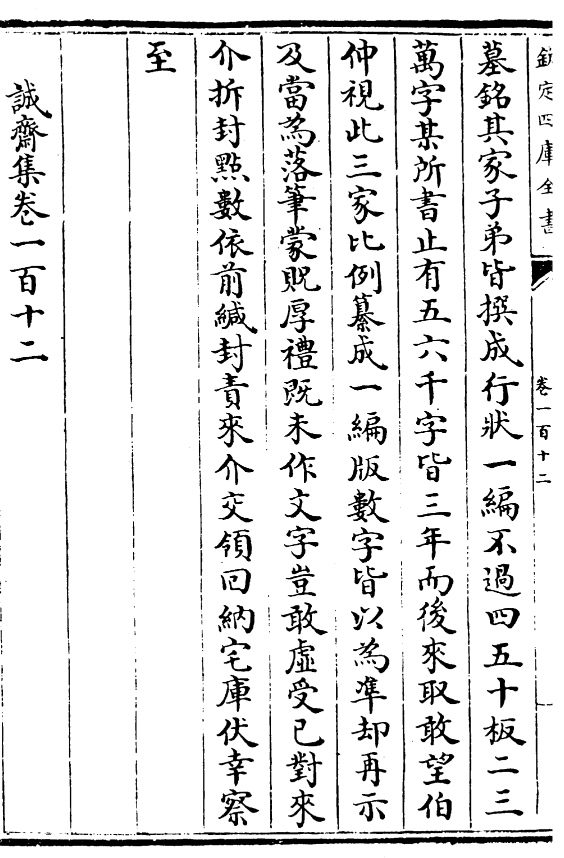
其伏以即日稧事孔邇毛空峭寒恭惟判縣縣議契兄
學道愛人期年報政民咏神聽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恭
上記以謝先施伏惟財幸

某屬者遙朝文文侍郎退一字之行意氣金石亦聞梧
竹鸑鷟五色炳蔚剩欲滿聽戎談以濯軟紅役役卒歲
竟乖微尚遺恨逮今敢圖誼槩崇崛先我繼好一封雲
錦之隆判扉訪問死生激烈衷懦自視欿然何以稱此
惠也侍郎起居狀遂得剽聞便覺玉立長身在吾目中

欣遇豈少哉最聲籍甚下轉上聞密縣故事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盍少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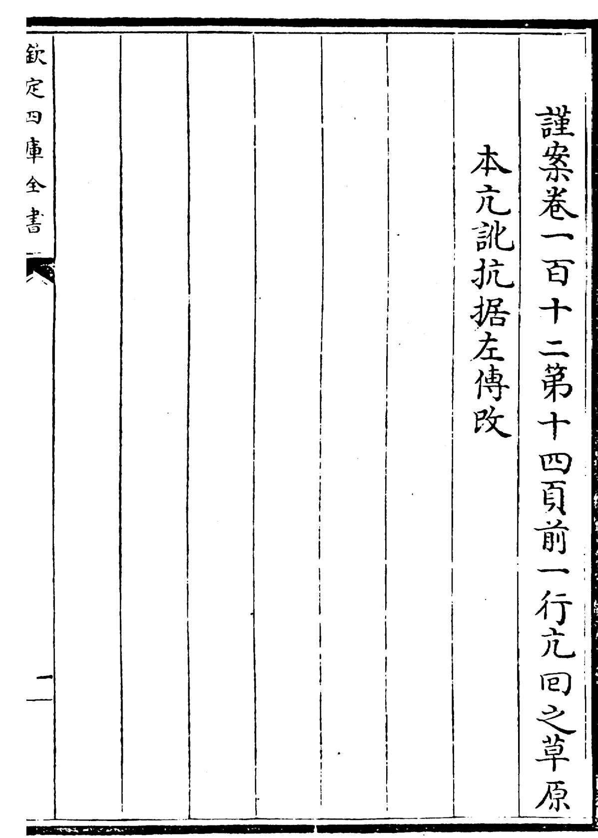
答虞制機虞知府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賜以瑶札申以長牋示以先師相言行委以銘詩某也師相先生老門生也且嘗職太史其何敢辭第所示言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年七十有五衰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莆田葉陳二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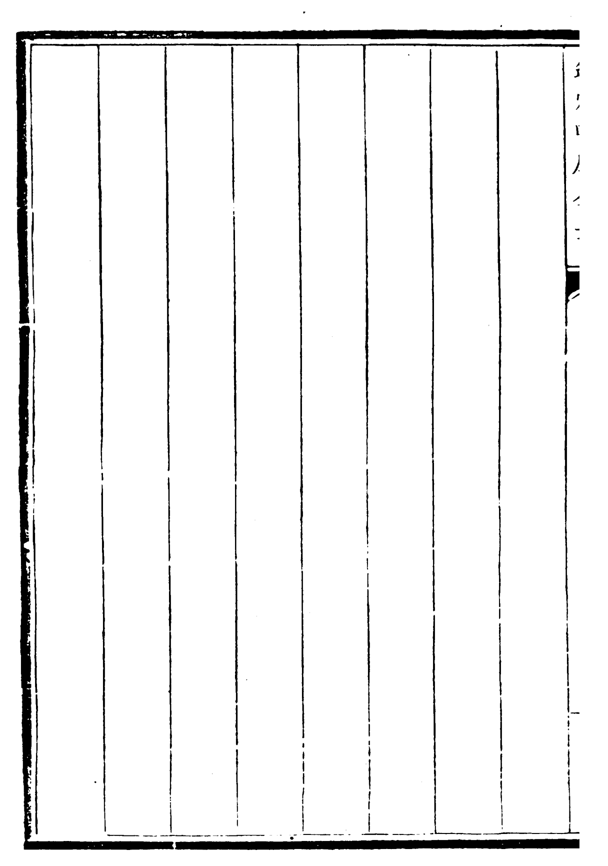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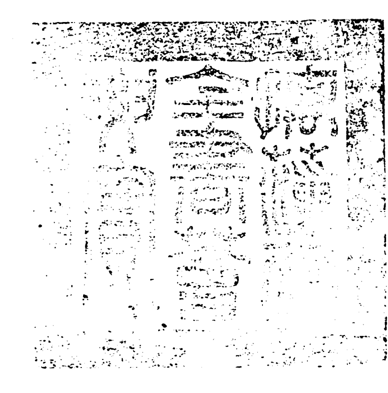
墓銘其家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編不過四五十板二三萬字其所書止有五六千字皆三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家比例纂成一編版數字皆以為準却再示及當為落筆蒙貺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折封點數依前緘封責來介交領回納宅庫伏幸察至

誠齋集卷一百十二



謹案卷一百十二第十四頁前一行亢回之草原本亢訛抗据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宣蓰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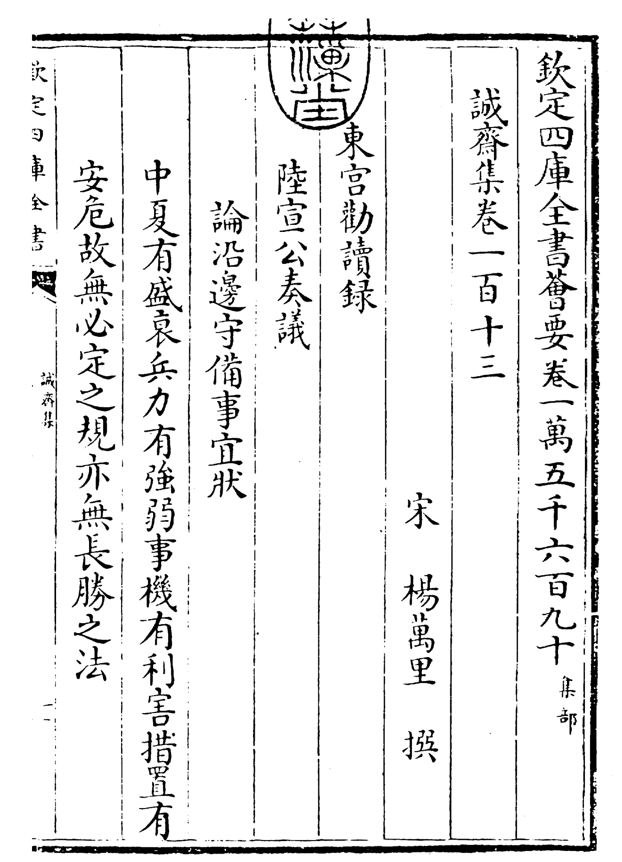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東宮勸讀録

陸宣公奏議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中夏有盛衰兵力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萬里曰古今論禦戎之策者皆以嚴尤為至論某以為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至於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來則有備去不窮追故宣王薄伐之師止于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謂中策也武帝虛内以事外漢與匈奴更勝迭負未嘗不相當也非晚年之悔漢亦殆哉此尤之所謂下策也至於秦築長城征匈奴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此尤之所謂無策也至於上策聖人葢得之矣而尤何足以知之書曰儆戒無虞罔失

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
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非堯舜禦戎之上策乎葢
其上策大槩有四曰脩身曰愛民曰用人曰立政儆戒
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脩身也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謀勿成立政也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愛民也四策備矣又以無
怠無荒朝夕策勵以終之如是則中國安強得主無可

議國勢無可窺四　安得而不來王乎此堯舜御禦戎之上策也而曰古無上策尤策謀之士無經術之學顧何足以知之

國家自禄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邉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内難于是吐蕃乗舋吞噬無猒回紇矜功憑陵亦甚

萬里曰自古防邉之策失之踈虞則有之矣恣其出入則未之有也其所以恣其出入者非兵力有所不敵

而將帥之無其人也今有人居山而憂虎者亦不過高
其藩墻固其門閭虎亦安能為害哉不幸夜半而狼入
其室恍駭之間無以制之則開門招虎以制之狼則去
矣虎可去乎唐肅宗是已天寶之末祿山作難明皇幸
蜀肅宗即位于靈武欲先取兩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國
之力取中國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於取兩京而欲速
是故乞師于吐蕃借兵于回紇祿山則亡矣兩京則復
矣而吐蕃回紇之禍不至於唐亡則不止其過在於結

外藩以取中國也雖然誤肅宗者高祖起義兵平隋亂欲速取關中是故用劉文靖之策假突厥之兵千有二百人馬二千終高祖之世無歲無突厥之冦是以肅宗祖其遺策也豈特誤肅宗而已乎石晉假耶律德光之師以滅後唐而得天下不知夫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亦耶律也結外藩以取中國且不可而況結外藩以取外藩乎本朝禦戎之道亦盡善矣彼來則與之戰不來則與之和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和如列

聖屈已而與之幣是也是以聖賢相承中國成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惟宣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嗣之策遣使自海道約金人以滅遼遼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禍此結外藩以取外藩之過也至今勞聖主之憂可不戒哉

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

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大計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

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

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萬里曰堯舜三代之後禦戎之策惟陸宣公得之豈特

唐可用也至今可用也太子曰甚善

乞不殺竇參及免簿録莊宅三狀

萬里曰竇參何人也學術之未嘗古今之不知徒挾其

小才小慧時出一二可驚可喜之事以中德宗之慧察

是以喜之數召見而問之獻納論思安用此物哉意其

所陳非街談巷語之鄙事則譏謟面諛之巧言也及其以此而為相謂之爕理寅亮之業盡在是矣延英每對同列皆退而已獨留彼豈知所謂所言公公言之者至與其徒譖陸贄以受賄帝怒而逐之又欲殺之贄雖救之帝竟殺之寵辱之反何其亟也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事君數斯辱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身居稷契周召之位而甘心為宦官宮妾之職無事君之大節而以伺邏為小忠初以此進身卒以此殺身葢初以小察而或中故主疑之以為忠卒以大譖而無實主始悟其欺此無他矜盆成括之小才而未聞大臣以道事君之學也其進幸也其死非不幸也嗟乎參之譖贄也不遺餘力而贄之救參也亦不遺餘力君子小人之用心其相去遠近何如哉論德宗者皆知其猜忌刻薄受欺奸諛至於參之譖贄何

其灼然不惑斷然不受歟使任贄有終豈特可以還貞觀開元之隆哉雖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何以加焉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搬運已甚艱辛常廹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

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
取無厭其為騷怨理在不疑臣等又勘度支京
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
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
二束充耗令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
者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
車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
即是一束之草唯計搬運巳當三十有五文買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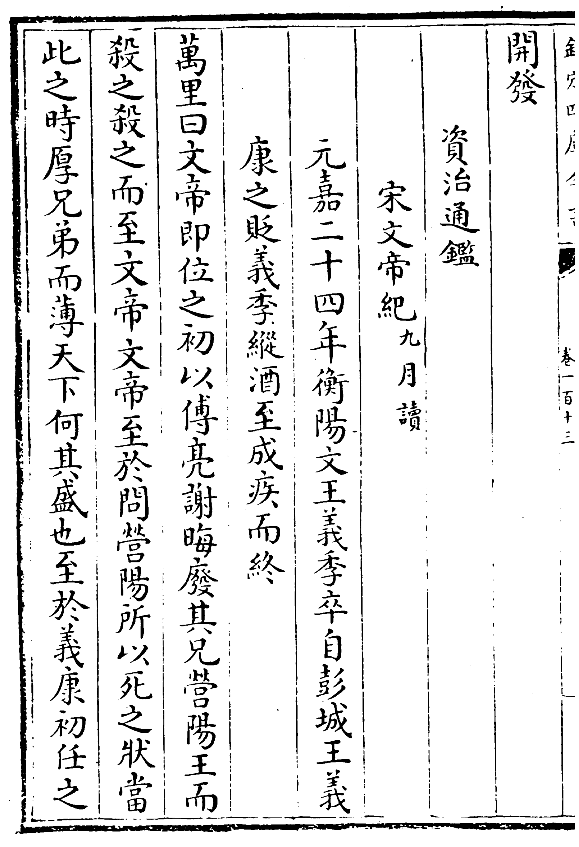
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
胸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
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
萬里曰裴延齡為度支建折稅市草之議每束折錢二
十有五舊制諸縣載草入城一束之草車脚之費為錢
三十有五買草之價半之為錢十有七今延齡每一束
折錢二十有五葢名增而實減之以欺德宗而行其說
也葢舊制為錢十有七而今增其八是名增之也較之

車脚之貲則減其錢二十有七是實減之也德宗樂其名之增足以利民而不知其實之減深足以害民延齡何苦減之以害民也葢減車脚之費每束之錢二十有七而折市一千萬束則是一歲之所減為緡錢者二萬有七千矣以所減之錢為羨餘之獻則寵愈固而官愈尊此延齡之所以賦其直也德宗一歲樂於得二萬七千緡之羨餘而忘於失京城百萬之民心陸贄所以極論其不可也大抵天下之財有常數過常數而為羨餘

者非增其所當取則必減其所當與增其所當取者掊克也減其所當與者割剝也裴延齡以掊克割剝而得官職德宗得羡餘而失民心人臣得官職而人主失民心人主亦何利於此哉

萬里讀奏議既終篇執牙笏白太子曰進言易聽言難聽言易聽言而用之者為難贄之事德宗論諫皆本仁義使德宗能聽之聽之而能用之則可以堯舜可以禹湯可以文武下猶不失為漢之七制唐之太宗德宗不

惟不行之且不聽之不惟不聽之至於疾之惡之怒之
怨之幾欲殺之使無陽城贄不幸爲龍逄比干未知德
宗何如耳此非贄之不幸也唐之不幸也然君臣之相
與固不遇於同時而遇於異世者贄不遇同時之德宗
而遇異世之聖主旣使金華之官讀之於講筵復使鶴
禁之僚讀之於東宮葢異世之臣而得其君同時之父
而傳之子贄而有知亦必自慶矣非贄之慶也天下國
家之慶也太子曰侍讀每於講讀之間多所發明甚有



開發

資治通鑑

宋文帝紀九月讀

元嘉二十四年衡陽文王義季卒自彭城王義

康之貶義季縱酒至成疾而終

萬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謝晦廢其兄營陽王而

殺之殺之而至文帝文帝至於問營陽所以死之狀當

此之時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於義康初任之

以國柄卒置之於死地至使義季亦托酒以死又可哀也大抵情之矯者必後愛之過者必反兄弟之親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權不可也文帝以權而厚義康厚之者殺之也文帝之矯于此後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遺帝書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耶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耶

萬里曰太武之書非禮書也嫚書也文帝即位已來殺傅亮殺徐羡之殺謝晦殺檀道濟裴方明道濟之死舉幘而投諸地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王聞之曰道濟死呉子輩不足復憚文帝之舉措如此魏人之嫚書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殺無辜不可以害忠良倘或兼是數者而有之外則為敵國問罪之資内則為奸雄倡亂之資古之人主有為之者商紂隋煬帝是也紂之惡自

以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書而數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為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所謂外則為敵國問罪之資者也隋煬帝性疾人諫曰有諫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遺書而數之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此所謂内則為奸雄倡亂之資者也文帝南朝之賢主也在已無失德

在民無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殺無辜害忠良之罪猶足以招魏主之嫚辱使其在已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則魏主之書辭其止于此乎此可為文帝賀亦可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懼哉太子竦然曰極是極是

崔浩撰魏國記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刊石列於衢路北人見者譖之以為暴揚國惡帝命誅浩及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栁氏並夷其族

萬里曰治古無族法罰弗及嗣舜之法也惡惡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紂始至武王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漢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國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筆而獲罪高允爭之以為罪不至死太武誅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與之也族人何與知焉族人不與知也親戚何與知焉既誅浩復盡誅崔氏又甚矣復誅盧氏郭氏栁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則其下皆有

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紂及身而滅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殺萬里聞之蘓軾曰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蓋歷代虐刑至太祖而盡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勝威禮勝法有佚罰而無濫刑祖宗相傳以為家法未嘗有大誅殺也而況於族乎故後之人主雖有不測之威怒亦顧家法而不敢違故誤國如蔡京誅止其身而不及其子孫不過流嶺表而已蔡氏子孫至今猶

富也國祚久長寔基於此此自古所不及也太子曰祖宗相傳只是一箇仁字

上欲伐魏王玄謨勸之

萬里曰兩國並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時者當此之時非有天下之大機彼國之大釁其法不可以為兵先不可以為動始違之者敗宋文帝魏太武之時是也宋無釁魏伐之故敗在魏魏無釁宋伐之故敗在宋且是役也劉康祖以為不可沈慶之以為不可太子

劭蕭思話以為不可而玄謨首倡兵端帝謂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玄謨者輕而喜功貪而虐下是何足付任一敗之餘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哉昔臧宮馬武請伐匈奴而光武荅之曰舉天下之力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茍非其時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玄謨圍滑臺魏主引兵救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之死

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

萬里曰古之戰者必有具所謂具者非有甲兵之謂也堯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也湯武之具以仁義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漢之具以賞罰如白起賜死王恢棄市是也𤣥謨首勸北伐身為大將一旦遇敵未戰而先奔是在軍法顧文帝不察耳誅𤣥謨以謝天下是軍法也宿將有大功如檀道濟帝則殺之征仇池有戰功如裴方明帝則殺之至𤣥謨則置而不問

焉帝之賞罰爲有法乎堯舜之道德湯武之仁義非帝之及也秦漢之賞罰帝亦無之以此而戰杜牧所謂浪戰者敗如是而欲取人之國不爲人取國之幸矣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愛多不法太子惡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皆與愛不協愛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愛懼誅弑帝殺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愛專恣余

患之謀奪其權宗愛怒弑余源賀陸麗立皇孫

濬殺宗愛

萬里曰自古亡國弑君未有不自親信小人始仇尼道盛任平城之寵盛而太子晃以憂死宗愛之信倖而魏太武以弑殂葢太子晃之禍起於親信己之小人而疾視君側之小人魏太武之禍生於聽小人之言而又悔聽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親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但宦官近習中有小人為多

耳所謂小人初無定人亦無定貌以柔佞為正是為小人以讒諂為忠是為小人遇寵則爭遇利則奪是為小人小人之亡國敗家其情狀雖千變萬化而大畧不出於此魏太武南侵宋滅夏滅南北燕滅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於宦官宗愛之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與其一身既親宗愛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斷而誅之使小人反側不自安而至於此也始親其人者過也聽其言以喪其子又過也悔

聽其言而不果於誅其人以及其身又過也自古小人之禍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誅太子痤漢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殺戾太子豈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賢明而弑於宦官李輔以憲宗之英武而弑於宦官陳洪志豈特魏太武而已莫親於父子而小人得以間之莫尊於君父而小人得以殺之近習小人之禍可不懼哉然則人主欲免小人之禍何由而可一曰立心二曰講學三曰近君子庶幾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吳興巫嚴道育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之陳慶國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上怒甚欲廢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濬濬馳報劭劭與腹心隊主陳叔

劭齋師張超之等謀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

萬里曰凶劭之惡滅天理斁人倫其惡極矣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禍亂之原生於陳叔兒張超之等小人在側而發於巫祝嚴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為太子也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不

使一小人在成王之側也古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於宫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擇中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羣小薫染使得養成其不義之習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蠱惑於宫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禍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四月戊辰軍於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以散騎侍郎徐爰

兼太常寺丞撰即位儀注已已王即皇帝位

萬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謂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於謹始葢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傾耳注目以想見吾君之聖德以企望吾君之聖治始乎脩德猶或終之以失德始乎納諫猶或終之以拒諫始乎遵祖宗之法猶或終之以變祖宗之法故晉武帝即位之初焚雉頭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非不始之以勤儉也而二君末皆以荒淫召亂天下

幾至亡國而况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誅元凶報君父之仇亦可稱矣然即位纔幾日而淫其叔父義宣之諸女義宣之諸女帝之從姊妹也齊詩謂之鳥獸之行所謂始乎脩德者安在哉周朗上䟽告之以倫邉境告之以行喪禮告之以儉宫壼告之以辨毀譽亦未為犯顔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幾而殺之所謂始乎納諫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於郡縣守令擇人久任故也帝變文帝之制

以六周為三周以久任為數易所謂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無脩身齊家之德其後卒為荒淫暴虐無道之主臧賢侮之而叛義宣恨之而叛外則結怨於民内則短折其壽其身幸以令終而其子竟遭廢弑一已失德兩世受禍葢孝武不謹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雖然人君之謹始不在於即位之後而在於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輔導其子養成其德平居為賢王然後一旦

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也失德於天下是文帝亦有過耳

魏主立子弘為皇太子先賜其母李貴人死

萬里曰傷哉李貴人也生子而為太子也何傷之有然立其子殺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殺其母逆天理悖人倫莫甚於此二帝三王未有是也自漢武帝始也殺鉤弋而立昭帝其意以為鉤弋不死必禍昭帝如呂氏也不知鉤弋死而昭帝夭後魏文成於武帝故事或者

未必知也特其殘忍無親猜防太過以為君亡而母存則皆為君之禍也於是立其子而殺其母者數世也有所必殺必有所不及殺非慮之遺也天之數也至於胡后不及殺卒以此亂天下而亾魏謂無天也可乎哉

周朗言事切直上殺之

萬里曰古者輿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漢高帝問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而高帝不以為忤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曰陛下桓靈之主而武

帝不以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孫伏伽諫數事皆人難言者高祖賞之此三君所以興桀殺龍逢而亡紂殺比干而亡隋煬帝殺趙才等四諫臣而亡明皇殺周子諒而幾亡此殺諫臣之禍也先儒曰亡國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於殺諫臣也宋孝武以直言而殺周朗其罪大矣內有文帝結民之德外無敵國問罪之辭其不亡者幸耳雖然古之君子必觀時之昏明以為已之語默古之明君必觀臣之語默以占已之得失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君子語默之節也觀其臣危言而不諱足見在我有從諫之聖觀其臣言遜以避禍足見在已有拒諫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朗事昏淫之君立無道之國而危言以殺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殺忠諫之士至於陷其身為萬世無道之主皆不足與語古者君臣相與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

萬里曰君臣之情雖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

以不嚴不通則隔不嚴則褻秦之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於燕使荆軻刺始皇繞柱而走殿下之衛卒拱手而不敢救趙高說二世謂人主當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見其面至於望夷宮之弒逆二世乞為黔首而不可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禍也宋閔靳宋萬為宋萬所弒陳靈公戲夏徵舒為徵舒所弒此君臣之分不嚴之禍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詩之燕羣臣燕嘉賔燕朋友故舊豈可廢哉不如是無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於

羣臣燕集未為過也至於使之沉醉嘲謔則過矣君而嘲謔其臣則君不君臣而嘲謔其君則臣不臣天下之綱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於君臣君臣嘲謔三綱五常於是盡廢矣此劉宋之所以不永也

三朝寶訓

初讀三朝寶訓

萬里曰一代之治體自有一代之家法夏之家法以禹如所謂皇祖有訓有典有則是也商之家法以湯如所

謂視乃厥祖率乃祖攸行是也周之家法以文武如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東方朔告漢武帝謂臣未敢遠引堯舜請近舉孝文皇帝是漢之家法在孝文陸贄告德宗謂求賢納諫當法太宗是唐之家法在太宗本朝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海内富庶中外安靖人才衆多風俗醇厚民心愛戴國祚延長號為本朝之堯舜此雖仁宗仁聖之所致亦由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動以太祖太宗二聖為家法之效也自王

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為法度謂之新法天下大擾幸而得司馬光相哲宗首罷新法復祖宗之舊天下大悅元祐七八年間號為盛治比隆慶歷既而小人章子厚欲傾元祐諸君子以取富貴倡為復新法之說謂之紹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祖宗之法變更盡矣祖宗畏天後世乃以謂天變不足畏祖宗敬民後世乃以謂人言不足恤祖宗薄賦斂後世重徵苛斂而民貧祖宗簡力役後世力役數起而民怨祖宗

進君子後世退君子祖宗退小人後世進小人祖宗納
諫以通下情後世竄謫諫者以塞言路祖宗省刑以結
人心後世連興大獄以害忠良祖宗時近習不預事後
世人主之權下移於近習祖宗時宦官不預政後世軍
國之權盡掌於宦官祖宗時與外國堅盟好息邊釁後
世結金人以滅大遼賂金人以求燕山祖宗之法亡而
中國之禍酷矣觀仁宗之法祖宗與後世之背祖訓而
治亂興亡之鑑昭昭矣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東宮勸讀雜録凡八段

萬里讀通鑑至魏太武誅崔浩多所連及事極論魏法之虐既就坐詹事萬邲曰歴代仁厚未有如本朝者因及小人欲害君子必指為朋黨為誹謗祖宗未嘗罪焉不過竄謫而已惟陳東以諫而死光堯悔之萬里曰此事非光堯之意葢羣臣汪黄之意也汪黄惡其發已之奸而誅之而其謗及光堯爾太子曰所謂黨為即類之謂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豈得以黨為罪哉又曰嘗讀

骨鯁集見陳東上書其意甚忠但汪黄視之以為仇故殺之也既退萬里贊葛詹事曰陳東之論甚佳葛曰此是大節目不可使東宫不知

一日講讀畢葛邲因欵語及一朝臣中風暴卒者太子曰何遽至卒乎萬里曰風者虚之極也如木無根遇風則拔如花無蔕遇風則落士大夫以聲色斵喪其根本故至於此太子曰人之根本在元氣豈可不自愛葛邲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太子曰枯槁之士無可

欲而不亂易富貴者有可欲而不亂者難人皆能知之
皆能言之顧行之難耳可不戒哉萬里因舉及仁宗用
諫疏首黜梳頭夫人事及仁宗時故事端午日宮中必
奏樂一日是日召對一士大夫未對間一宦者持幅紙
呈奏樂故事仁宗擲之地既對而入宮嬪有問者仁宗
怒曰何辱我我方見一賢士大夫而乃作此彼聞之必
謂官家在宮中只取快樂不憂勤天下端午罷奏樂自
此始人主何必遠師堯舜自有本朝堯舜葛邲又因舉

及仁宗時宮嬪一日羣請遞遷仁宗不可曰外廷必不肯堅請曰此事在官家何問外廷仁宗不得已命各取金箋一幅御筆書曰某人可美人某人可才人某人可婕妤以遺之曰此即王命可寶藏之衆皆謝他日有司給俸錢皆如故衆又請曰某等蒙遷秩而有司不增俸何也仁宗曰我固嘗謂汝汝不信今宰相臺諫果皆執不可奈何於是衆默然退而取御筆繳納太子欽賞不已時諭德沈揆講尚書至不邇聲色萬里因舉其說曰

適見沈撥講義云邇近也不邇聲色者不近之謂也近之且不可而况躭樂之乎此論甚佳太子亦曰甚佳

萬里讀陸宣公奏議至陸贄救竇參等三狀太子曰參譖贄而贄救參此全非私意全是公義又曰參之奸邪而相之此德宗無知人之明也

淳熙十三年正月朔北使在庭錫宴知大宗正趙不息建言云皇太子錫酒方立飲於前而皇孫平陽郡王安坐於後父立子坐非是請改定其儀上下其議太子笑

曰尊無二上在君父之前則某父子皆臣子也安得致私敬且平陽與從官坐席再重未賜酒則偕坐平陽安得獨立亂班時論服皇太子有學且知禮

前漢州太守賈偉秩滿還奏事因言及道經鄂州大將郭杲掊克軍士狀上遣人廉其事果伏軍中榷酤非法他皆不伏且白偉嘗以布三千疋鬻於軍不受故怨而譖請與偉辨上以其事付太子議裁決以聞太子曰將臣固不可以一言動揺亦不可以一言罪偉罪偉則言

路自此壅於上聞矣朝議韙之

丙午九月下澣暄甚晦日大雪十月二日至講堂講讀既畢太子曰忽暄驟寒此隂陽升降之理也詹事葛邲曰隂陽之升降葢隂陽之消長也隂長則陽消陽長則隂消君子小人亦然否泰二卦是也萬里曰治亂安危亦然太子曰且如宣和之治所宜豫備而小人賛之以奢侈賛之以邉功非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也萬里讀三朝寳訓至祖宗不殺羔羊不食水禽及袴紋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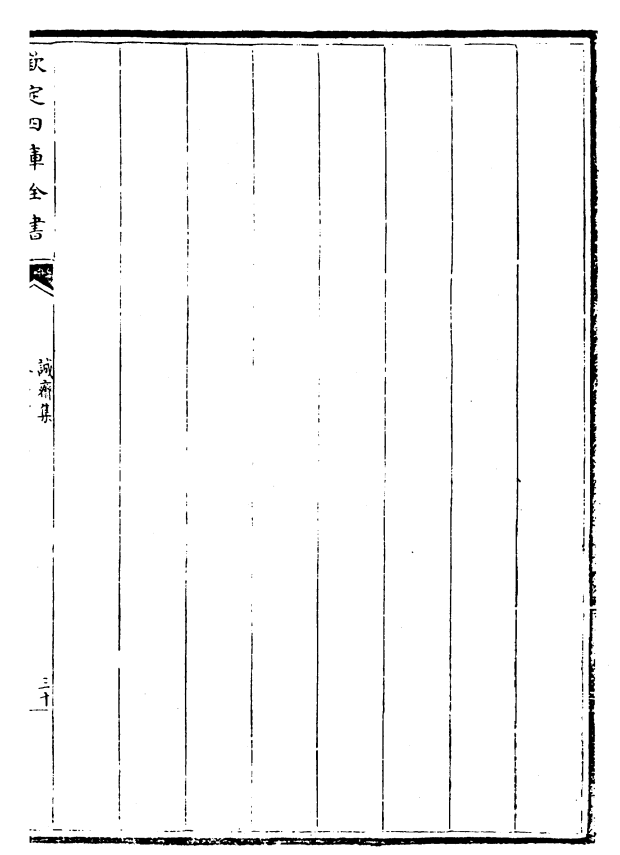
事太子曰祖宗之德仁儉二字而已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唐末孟昭圖朝上疏暮不知所在
萬里執牙笏曰唐僖宗與宦官田令孜陳敬瑄同處議
天下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諫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
昭圖嘉州司户沉於蟇頤津太子憤然曰至矯詔則唐
事無可言者萬里曰唐自高力士以後宦官用事至於
唐亡太子曰高力士以後宦官至三千人仇士良謂天
子不可使觀書親近儒生萬里曰此仇士良之黨送歸

求其教士良誨之曰天子觀書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則我輩疎斥矣當以田獵聲色玩好娛悅之則我輩親矣其黨皆拜謝而去士良至自稱定策國老謂文宗為負心門生天子文宗不勝其忿遂與李訓鄭注謀欲誅之甘露之禍誅戮大臣流血殿庭文宗飲恨以沒宦官豈真不可去乎蓋是時老成有裴度謀臣有李德裕文宗不與君子圖小人而與小人圖小人此其所以敗也太子曰然淳熈乙巳史方叔侍郎既以敷文閣待制奉祠于是東

宮闕侍讀一員時經營欲得之者甚衆一日詹事余處
恭葛楚輔見梁丞相丞相問云宮僚闕勸讀官如何余
葛二公對曰今日請問固欲白此乃合辭以誠齋爲薦
丞相可之既而廟堂諸公將進擬在選中者凡七八人
余葛又與廟堂議損其數凡經營者皆削其姓名乃定
議以吳春卿陳蹇叔胡子遠何一之及誠齋凡五人連
名進擬八月初八日早進呈上閱至胡子遠云也得又
閱至誠齋云這箇好也麼遂得旨以誠齋兼侍讀命既

下初九日余葛二公與諭德沈虞卿侍講尤延之上講堂皇太子問云新除楊侍讀得非近日上封事極言者乎余處恭對曰是也其人學問通達操履剛正其誠實又甚真尤工於詩太子曰極好此間亦有數人經營欲得之皆是由徑政不要此等人今除楊侍讀極好余葛諸公既退更相賀以謂宮僚皆得端人正士不容憸人曲學於其間也先是五月二十四日誠齋上封事極言天災地震敵情倫召得國勢君子小人凡三千餘言不

報余處恭因講讀之暇嘗為太子誦之太子竦聽稱善
故知誠齋姓名云
太子即光宗皇帝史名彌正梁名克家余名端禮葛名
邲吳名燠陳名仲諤胡名晉臣何名萬沈名揆尤名袤
上孝宗皇帝誠齋親結主知天語稱好誠齋不負天
子讀陸宣公奏議讀資治通鑑三朝寳訓皆效忠規於
太子時人以為稱職後四十有八年紹定壬辰正月十
八日男長孺謹識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